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分類選集

沈雲龍主編

丙集：年譜傳記類

康南海自訂年譜

康有爲著

文海出版社印行

康南海自編年譜

康有為

始祖建元。南宋時，自南雄珠璣里，始遷於南海縣西樵山北之銀塘鄉，又名蘇村。

高祖輝，字文耀，號炳堂。嘉慶舉人，誥封榮祿大夫廣西布政使，邑志有傳。

高祖妣方、鄭。誥封太夫人。

曾祖建昌，又名式鵬，號雲衢。誥封資政大夫福建按察使。

曾祖妣梁。誥封太夫人。

祖贊修，又名以乾，號述之。道光舉人，升用教授連州訓導。

祖妣陳。誥封太夫人。

父達初，字植謀，號少農。提舉銜，江西補用知縣。

母氏勞。誥封宜人。

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江浦司銀塘鄉民籍。

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，生於其鄉，敦仁里老屋中，太宜人胎十一月而生。時已有女兄二人，長者殤矣，祖父母望孫切矣。於時連州公官欽州學正，聞而欣喜，錫名曰『有欽』。在遠寄未及至伯祖知府公名之曰『有爲』。連州公有詩記之，聞長孫有欽生：『久切孫謀望

眼穿，震雷未發巽風先。漫將璋瓦猜三索，忽報桑弧畫一乾。畫省孤燈官獨冷，書香再世汝應延。可憐大母含朝露，空話含飴慰九泉。』時陳太恭人以先年十二月新喪。連州公囑勿刻詩，數遷而亡，今存之以記祖德。

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爲士人，至於吾爲二十一世，凡爲士人十三世矣。炳堂公爲馮魚山編修老弟子，又與馮潛齋郎中爲友，講理學，師道甚尊，成就甚衆。雲衢公受家學，嚴氣正性，行己惠人，德行蹠蹠，尤篤守呂新吾呻吟語，劉念台人譜，陳榕門五種遺規之學。連州公傳何樸園員外之學，而潛齋先生三傳弟子，篤行盛德，爲官師皆有惠教，欽州賓興館，連州昭忠祠祀焉。知縣公孝德仁厚，從叔祖護廣西巡撫國器討賊於閩，有功早世。有爲生時，知縣公方居憂，授徒於鄉，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。

咸豐九年己未二歲。

咸豐十年庚申三歲。

九月三妹瓊琚生。

咸豐十一年辛酉四歲。

時已有知識，伯祖教之，公抱余觀洋人鏡畫。侍種芝、鑾儀公食。及鑾儀公喪時，老婢襁褓往送。種芝公以布衣倡團集賊、有功於鄉，送者萬數，儀仗極盛，今猶髣髴。

同治元年壬戌五歲。

諸父以予頗敏，多提携教誦唐人詩，從伯父教諭彝仲公，尤愛而教之。於時能誦唐詩數百首，連州公見而喜，外祖父省閩公極愛之，期以將來大器矣。

是年，知縣公出山，從征於藍山。二叔父介藩公統兵於青蓮峽等處。

同治二年 癸亥 六歲。

從番禺簡侶琴先生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並朱注孝經。諸父課以屬對，出『柳成絮』，應聲答以『魚化龍』，彝仲公亟譽之，謂此子非池中物，賞給紙筆，甚樂。九月四妹順介生，知縣公從征閩中。

同治三年 甲子 七歲。

從簡先生學，是歲連州公以欽州學正俸滿，升知縣，不就，改教授，候缺歸。知縣公從征閩中，至克復嘉應還家。

同治四年 乙丑 八歲。

連州公授徒於廣府學宮孝弟祠，學者將百人，從授經焉。歲暮從彝仲公學，即在孝弟祠後，始學爲文。是時知縣公及諸叔父咸還，侍連州公館中，趨翔庭訓，至樂也。誦書經奧者，每次能二篇，數遍輒能背記，諸長老大譽之。

同治五年 丙寅 九歲。

連州公任修南海縣志事，居南海學宮志局中，今明倫堂也，爲侍從焉。從陳鶴僑先生授

經於學宮中崔清獻祠，又從梁舜門先生諱健修，甲子舉人聽講焉。

乙丑之間，友之中丞公克復浙閩，兵事大定，以新授閩臬假歸，諸父咸從凱旋。於時門中以從軍起家者甚衆。阿大中郎封胡羯末，父龍兄虎，左文右武，號稱至盛。土木之工，游宴之事，棋詠之樂，孺子嬉戲其間，諸父愛其聰明，多獲從焉。始游西樵、慕山林之勝，連州公好游觀，春秋佳日，時從杖履，登鎮海樓，五羊觀，蒲澗寺，授以詩文，教以道義，知識日開矣。

同治六年丁卯十歲。

連州公借補連州訓導之任，以幼不能從，遂還鄉從簡先生學，（學易禮）時誦經將畢，學爲文矣。六月十三日，幼弟廣仁生，廣仁字也。於時連州公命名曰『有溥』，時知縣公指省江西，連年頻擬聽鼓，而病咳殊甚，連州公不許行。是歲家居爲多，先公素慈，捧杖捧匜抑攝，隨侍延香老屋中，至今如夢。

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歲。

正月二十日知縣公卒，侍疾彌留，跪聆遺訓，諭以立志勉學，教以孝親，友愛姊弟，追思音容，淚下若糜。當時執喪如成人，里黨頗異之。既孤三月，遂從先祖於連州官舍，連州公日夜摩導以先儒高義，文學條理，始覽綱鑑而知古今，次觀大清會典東華錄而知掌故，遂讀明史三國志。六月爲詩文皆成篇。於時神鋒開豁，好學敏銳，日昃室闔，執卷倚簷柱，就

光而讀，夜或申旦，務盡卷帙。先祖聞之，戒令就寢，猶讀燈如豆於帳中，隱而讀書焉。頻閱邸報，覽知朝事，知曾文正、駱文忠、左文襄之業，而慷慨有遠志矣。知縣公既逝，家計驟絀，僅用一婢，老母寡居，手挽幼弟，與諸姊妹治井灶之事，爲生平未有之勞焉。每家書來，輒念劬勞憂思不已。

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歲。

從連州公學於官舍，是時岐嶷，能指揮人事，與州中諸生接，論文談事，禮容猶然。五月觀競渡，賦詩二十韻，州吏目金公稱爲神童，贈漆硯盤筆盒數事，州人屬目焉。輒從連州公游諸名勝，如北山寺石之奇，劉夢得畫不如樓之遠，大雪岩之奧，皆有賦詩。學官舍旁，爲宋張南軒先生濯纓堂，敬一亭遺跡，連州公官暇則談聖賢之學，先正之風，凡兩廡之賢哲，寺觀之祖師，儒流之大賢，以若碑帖詩文中才名之士，皆隨時指告。童子狂妄，於時動希古人，某事輒自以爲南軒，某文輒自以爲東坡，某念輒自以爲六祖邱長春矣，俛接州中諸生，大有霸視之氣。明史之外，竟日雜覽羣書。官舍有二園，桃、柚、葡萄、梧桐、桑椹、紫微極盛，讀倦則偃息園中，或從先祖出游名勝，爲學之至樂時也。時爲制藝文，援筆輒成，但不好之，不工也。

同治九年 庚午十三歲。

從侍連州官舍，已而廣東布政使王公凱泰聞先祖行望，檄調還廣州辦積匪。七月從歸，

先祖以予不好八股文，於時專責爲此業。九月從陳華生先生學於省城西門外第三甫桃源，始還都會，睹繁麗，日與友遨遊，不暇學也。

同治十年 辛未十四歲。

還西樵之銀塘鄉，從從叔竹孫先生諱達節學爲文。時中丞公新築園林，藏書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，兩樓對峙，中間亭沼，花木頗盛，有古檜七株，（俗名水松）數百年物，幽室曰七松軒，導以飛橋爲虹福台，種芝公書最多，庋藏其間。於時讀書園中，縱觀說部集部，昆弟聚學，有詩酒之懽。是年始就童子試。七月仲姊逸紅嫁於羅氏，未踰月，姊婿羅銘三病歿，哀哀寡婦，遽賦未亡，女兄甚才，守節事母，母非女兄不懂也。生平無失言失色，可謂至德矣。

同治十一年 壬申十五歲。

在鄉從楊仁山先生學，壬子副榜，諱學華再試童子試不售，於時專督責爲八股小題文，性不好也。但慕爲袁子才詩文，時文亦仿焉。仍縱觀說部集部雜史。中丞公自廣西布政使還，宗族宴游極盛。兩年費日力於試事及八股，進學最寡矣。

同治十二年 癸酉十六歲。

移學於靈洲山之象台鄉，仍從楊先生學爲文，中歲而散；復還銀塘鄉，從張寶臣先生諱公輔學爲文，時文體尙路德派，最惡厭之，乃盡舍去。連州公委羊城書院監院，是歲頗奔走

。時好覽經說，史學、考據書，始得毛西河集讀之。於時益吐棄八股，名爲學文，絕不一作，諸父極責，大詰之先祖前，乃出『君子有九思，至忿思難』一題，援筆爲十六小講，各有警語，連州公稱之，乃不深責。於是乃始稍從事八股，至歲暮爲社學課文，一日成六藝，其三名前皆魁之，文百餘篇，錄額十五名，而六文無一見遺者，詩亦冠軍，先祖乃大喜，及新正開課復第一，至是鄉人文譽合美焉。

同治十三年 甲戌 十七歲。

居鄉，時出城侍先祖，而張先生閱文焉。旣而從從叔竹孫先生學，於時好爲縱橫之文，時時作詩，與兄弟鄉先輩倡和，又好摹仿古文，然涉獵羣書爲多，始見瀛環志略，地球圖，知萬國之故，地球之理。

光緒元年 乙亥 十八歲。

侍先祖於城，從呂拔湖先生學文。是時督責甚嚴，專事八股，一切學皆舍去，但還鄉則得披涉羣書耳。

光緒二年 丙子 十九歲。

是年應鄉試不售，憤學業之無成。邑有大儒朱九江先生，諱次琦，號子襄者，先祖之畏友，頻稱之者，乃請從之學。先生碩德高行，博極羣書，其品詣學術，在涑水東萊之間，與國朝亭林、船山爲近，而德器過之。嘗爲襄陵知縣百九十日，惠政大行，縣人祀焉。棄官歸

，講學於邑之禮山，三十年累召不出，以講學躬行，荐授五品卿。先生壁立萬仞，而其學平實敦大，皆出躬行之餘，以末世俗汙，特重氣節，而主濟人經世，不爲無用之高談空論。其教學者之恆言，則曰『四行五學』，四行者：敦行孝悌，崇尚名節，變化氣質，檢攝威儀。五學：則經學、文學、掌故之學，性理之學，詞章之學也。先生動止有法，進退有度，強記博聞，每議一事，論一學，貫串今古，能舉其詞，發先聖大道之本，舉修己愛人之義，掃去漢宋之門戶，而歸宗於孔子。於時捧手受教，乃如旅人之得宿，盲者之覩明，乃洗心絕欲，一意歸依，以聖賢爲必可期，以羣書爲三十歲前必可盡讀，以一身爲必能有立，以天下爲必可爲。從此謝絕科學之文，土芥富貴之事，超然立於羣倫之表，與古賢豪君子爲羣。信乎大賢之能起人也，藉非生近其時，居近其地，烏能早親炙之哉？既從先生學，未明而起，夜分而寢，日讀宋儒書及經說、小學、史學、掌故詞章，兼綜而並驚，日讀書以寸記。甫入學舍，先生試五代史史裁論，乃考羣書，以史通體爲之，得二十餘頁，先生睹之，謂賅博雅洽，此是著成一書，非復一文矣。乃知著書之不難，古人去我不遠，益自得自信。於時讀錢辛楣全集，趙甌北廿一史劄記，日知錄、困學紀聞，遂覺然通關，議論宏起。又未嘗學駢文，讀史通愛其文體，試爲之，先生遂許可。又自以爲文章易作，逋峭不難。蓋余家小有藏書，久好涉獵，讀書甚多，但無門徑，及一聞先生之說，與同學簡君竹居名朝亮，胡君少愷名景棠，日上下其議論，卽渙然融釋貫串，而曠昔雜博之學，皆爲有用，於是偶然自負於衆以不朽之業

。是多十二月張安人歸余，俗例有入室戲新婦者，余守禮拒之，頗失諸親（友）懽，以義不欲也。

光緒三年丁丑二十歲。

在九江禮山草堂從朱先生學。四月三妹適西城岡鄉游志桐湘琴，五月連州公以連州水災，及於難。吾少孤，自八歲依於大父，飲食教誨，耳提面命，皆大父爲之，親侍十餘年，聞而哀毀，三日水漿不入口，百日內食鹽菜，及從父扶柩還，既卒哭而葬於象岡，以堪輿家言，既殯而不下窆也。卽停山上，與諸父結苦廬棺前，縗經白衣不去身，不肉食，終是歲。於時讀喪禮，因攷三禮之學，造次皆守禮法古，嚴肅儼恪，一步不踰，人咸迂笑之。久之，宗族鄉黨，莫不敬憚焉。少年剛毅，執守大過，多如此。是多葬連州公。

光緒四年戊寅二十一歲。

在九江禮山草堂從九江先生學，大肆力於羣書，攻周禮、儀禮、爾雅、說文水經之學，楚詞漢書文選杜詩徐庾文，皆能背誦，九江先生提獎范氏後漢書之風俗氣節，故尤致力焉。先生精於古文，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漢，因從學文而及周秦諸子。先生甚稱韓昌黎之文，因取韓柳集讀而學之，亦遂肖焉。時讀子書，知道術，因面請於先生，謂昌黎道術淺薄，以至宋明國朝文學大家鉅名，探其實際，皆空疏無有。竊謂言道當如莊荀，言治當如管韓，卽素問言醫，亦成一體，若如昌黎不過爲工於抑揚演灝，但能言耳，於道無與，卽原道亦極膚淺，

而浪有大名，千年來文家頡頏作勢自負，實無有知道者。先生素方嚴，乃笑責其狂。自初見時，諄諄戒吾傲，從此折節焉，然同學漸駭其不遜。至秋多時，四庫要書大義，略知其概，以日埋故紙堆中，汨其靈明，漸厭之。日有新思，思考據家著書滿家，如戴東原，究復何用？因棄之，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。忽絕學捐書，閉戶謝友朋，靜坐養心，同學大怪之。以先生尙躬行，惡禪學，無有爲之者。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，大放光明，自以爲聖人則欣喜而笑。忽思蒼生困苦，則悶然而哭。忽思有親不事，何學爲，則卽束裝歸廬先墓上。同門見歌哭無常，以爲狂而有心疾矣。至冬辭九江先生，決歸靜坐焉。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，求道迫切，未有歸依之時，多如此。是多十二月二十一日長女同薇生。

光緒五年己卯二十二歲。

以西樵山水幽勝可習靜，正月遂入樵山，居白雲洞，專講道佛之書，養神明，棄渣滓。時或嘯歌爲詩文，徘徊散髮，枕臥石窟瀑泉之間，席芳草，臨清流，修柯遮雲，清泉滿聽。常夜坐彌月不睡，恣意游思，天上人間，極苦極樂，皆現身試之。始則諸魔雜沓，繼則諸夢皆息，神明超勝，欣然自得。習五勝道，見身外有我，又令我入身中，視身如骸，視人如豕。旣而以事出城，遂斷此學。在西樵山時，嘗註老子，後大惡之，棄去。於時先祖棄養，頗能自立，謝絕時文，並不就試。秋間叔父督責至甚，令就鄉試，乃至斷其資糧。於是還鄉，居於二萬卷書樓及澹如樓中，或養心或讀書，超然物表。居樵山時，編修張延秋先生諱鼎華，

與朝士四五人來游樵山，張君素以文學有盛名於京師者，至是見之，相與議論，不合，則大聲呵詆，拂衣而去，然張君盛稱之，語人曰：『來西樵但見一土山，惟見一異人』。自是粵中士夫，咸知余而震驚之。吾感其雅量，貽書予之，張君盛譽謂粵人無此文，由是訂交焉。吾故未嘗學爲駢文，但讀六朝史熟，自能之，然不自知其工也。自是來城訪張君談，則竟夕申旦，盡知京朝風氣，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，道咸同三朝掌故，皆得咨訪焉。張君聰明絕世，強記過人，神鋒朗照，談詞如雲。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，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，嘗有詩懷之曰：『南望九江北京國，拊心知己總酸辛』。實錄也。

於時舍棄攷據帖括之學，專意養心，既念民生艱難，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。乃哀物悼世，以經營天下爲志，則時時取周禮王制、太平經國書、文獻通考、經世文編、天下郡國利病全書、讀史方輿紀要，緯劃之，俛讀仰思，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。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、李口環游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，薄游香港，覽西人宮室之瓌麗，道路之整潔，巡捕之嚴密，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，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。乃復閱海國圖誌、瀛環志略等書，購地球圖，漸收西學之書，爲講西學之基矣。

光緒六年 庚辰 二十三歲。

居鄉授諸弟有銘、有溥、有霈讀經，以涉羣書讀經史爲日課。時生計日絀，不能出游，不能講書，乃至無筆墨，但事太宜人，課諸弟，敢影窮巷，用力說文，兼作篆隸，從事皇清

經解，暇則玩心神明，頗多筆記，而有述作。多十二月二十四日次女同璧生，是歲治經及公羊學，著何氏糾繆，專攻何劬公者。既而悟其非，焚去。是歲四妹適瑚心譚汝堅。

光緒七年辛巳二十四歲。

讀書鄉園，跬步不出，又無賓友，日讀唐宋史爲課，補溫北魏宋齊梁書，兼涉叢書傳記經解。讀宋儒之書，若正誼堂集，朱子全集尤多。苦身力行，以明儒吳康齋之堅苦爲法，以白沙之瀟灑自命，以亭林之經濟爲學，於是棄駢散文不復從事焉。園林日涉，闐無其人，長嘯獨歌，看花洗竹，至於迴堂魚靜，長橋落月，徘徊還家，猶復篝燈點書不已，以此爲恆。自一飯外，陪老母色笑，卽出園舍。七月，有一乞巧文，有歌來去之作，彌覺情親，誦招隱之詩，惟憂句盡，固見當時之風尙焉。是時讀書日以寸記，專精涉獵，兼而行之。是年讀書最多，久坐積勞，至七月臂起核刺，割之不效，十月出城就醫焉，後再割不愈，至今流水，吾精力之虧自此始矣。是春慶春來訪，自是往還論學。

光緒八年壬午二十五歲。

九江先生卒，奔視與諸子營喪視葬焉。吾故夙事三禮者，故與簡君竹居議之爲多。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。五月順天鄉試，借此游京師，謁太學，叩石鼓，瞻宮闕，購碑刻講金石之學。時崔夔典編修甚敬余，將掃室館我，旣罷，還游揚州、鎮江，登平山堂泛舟金焦而歸。道經上海之繁盛，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。舟車行路，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。十

一月還家，自是大講西學，始盡釋故見。

光緒九年 癸未 癸未二十六歲。

讀東華錄、大清會典則例、十朝聖訓、及國朝掌故書、購萬國公報、大攻西學書、聲、光、化、電、重學及各國史志，諸人游記皆涉焉。於時欲輯萬國文獻通考，並及樂律、韻學、地圖學，是時絕意試事，專精問學，新識深思，妙悟精理，俛讀仰思，日新大進。何易一來，館之於家，易一聰明過人，能深思妙悟，至是皆館於我。中國裹足之風千年矣，折骨傷筋，害人生理，謬俗流傳，固閉已甚，吾鄉無有不裹足者，亦以不裹足，則人賤爲妾婢，富貴家無娶之者也。吾時堅不爲同薇裹足，族人無不駭奇疑笑而爲我慮之，吾不顧也。吾北游，長親迫逼裹足，甚至幾裹矣，張安人識大義，特不裹。創義固不易哉？同薇不裹後，同璧及諸姪女乘勢而下，不裹易矣。然獨立甚難，時鄰鄉區員外譚良曾游美洲，其家亦不裹足，吾乃與商，創不裹足會草例，令凡入會者，皆註姓名、籍貫、家世、年歲、妻妾子女，已婚未嫁，約以凡入會者，皆不裹足，其已裹者聽，已裹而復放者，同人賀而表彰之，爲作序文，集同志行之。來者甚多，實爲中國不裹足會之始，而區以會名慮犯禁，於是漸散去。至乙未年與廣仁弟創辦粵中不纏足會，實用此例及序文。後復推至上海，合士大夫爲大會，廣仁弟及卓如總其成，戊戌七月，吾並奏請禁纏足矣。以知天下事無難易，專問立志如何，昔之極難者，後或可竟行焉。吾立禁裹足之願，與廢八股之願，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，而今竟行

之。故學者必在發大願，既堅既誠，久之必有如其願者。

光緒十年 甲申二十七歲。

春夏寓城南板箱巷，既以法越之役，粵城戒嚴，還鄉居澹如樓。早歲讀宋，元明學案，朱子語類，於海幢華林讀佛典頗多，上自婆羅門，旁收四教，兼爲算學，涉獵西學書。秋冬獨居一樓，萬緣澄絕，俛讀仰思，至十二月，所悟日深，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，視虱如輪，見蟻如象，而悟大小齊同之理。因電機光線一秒數十萬里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。知至大之外，尚有大有者，至小之內，尙包小者，剖一而無盡，吹萬而不同，根元氣之混侖，推太平之世，既知無來去，則專以現在爲總持，既知無無，則專以生有爲存存，既知氣精神無生死，則專以示現爲解脫，既知無精粗，無淨穢，則專以悟覺爲受用，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絕，則專以仁慈爲施用。其道以元爲體，以陰陽爲用，理皆有陰陽，則氣之有冷熱，力之有拒吸，質之有凝流，形之有方圓，光之有白黑，聲之有清濁，體之有雌雄，神之魂魄，以此入統物之理焉，以諸天界、諸星界、地界、身界、魂界、血輪界，統世界焉。以勇、禮、義、智、仁五運論世宙，以三統論諸聖，以三推將來，而務以仁爲主，故奉天合地，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。又推一統之後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，男女平等之法，人民通同公之法，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。及五百年後如何，千年後如何，世界如何，人魂人體遷變如何，月與諸星交通如何，諸星、諸天、氣質、物類、人民、政教、禮樂、文章、宮室、飲食如何，

諸天順軌變度，出入生死如何？奧遠窅冥，不可思議，想入非無，不得而窮也。合經子之奧言，探儒佛之微旨，參中西之新理，窮天地之蹟變，搜合諸教，披析大地，剖析今故，窮察後來，自生物之源，人羣之合，諸天之界，衆星之世，生生色色之故，大小長短之度，有定無定之理，形魂現示之變，安身立命，六通四關，浩然自得。然後莫往莫來，因於所遇，無毀無譽，無喪無得，無始無終，汗漫無爲，謂而悠然以游於世。又以萬百億千世，生死示現，來去無數，富貴貧賤，安樂患難，帝王將相，乞丐餓殍，牛馬鷄豕，皆所已作，故無所希望，無所逃避。其來現也，專爲救衆生而已，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，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，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，不肯自潔，不肯獨樂，不願自尊，而以與衆生親，爲易於援救，故日以救世爲心，刻刻以救世爲事，舍身命而爲之，以諸天不能盡也，無小無大，就其所生之地，所謂之人，所親之衆，而悲哀振救之，日號於衆，望衆從之，以是爲道術，以是爲行己。三女同結生，數日殤。

光緒十一年乙酉二十八歲。

從事算學，以幾何著人類公理。既而張延秋招游京師，二月將行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，幾死。日讀醫書，既而目痛不能視文字。醫者束手無法，惟裹頭行吟於室，數月不出，檢視書記遺稿，從容待死，乃手定大同之制，名曰人類公理，以爲吾既聞道，既定大同，可以死矣。卽而得西醫書讀之，以信西學之故，創試西藥，如方爲之，乃漸效，日走村後大樹下，